



《我们歌唱粟裕的名字》

《大合唱》



舞蹈《英雄司机》

（接上期）汛夜小海上，人像走马灯，满天也星星，满网也星星，得意的号子打的是信号，也才打了几圈圈，全在来潮的阵势中，忙时不觉察，三星打横，黑夜已待转身了。何氏兄弟仍然全神贯注在活儿里，一阵风，不以为意。哪知这阵风中，竟有可恶的龙卷风窝藏其间，就像蓄势而来，悄悄地向另一张网的崔大头，首势就把大头拎起两脚悬空，再势狠狠地将他抛下。现场看来跌落地下，撞水撞滩，都可算是逢凶化吉。然而，却独独地跌落在竹竿上，竟然反其道而行之，大腿却戳上了尖尖的竿头，一下子刺肉出血，疼得不省人事。何氏兄弟急忙赶去，老大将人抱住，老二撕破上衣为其包扎伤口。只有结束捕捞了，二人用竹竿作担架，抬人匆匆回村。直接抬到村里一位郎中抢救。亲情般的滋润，足以改变生命状态，有着任何物质都替代不了的疗效。崔大头很快醒来，朝何老大道谢，朝郎中道谢。何老二去喊大头的亲属，大头的堂客，儿子都来了。堂客跑得气喘喘地，看见丈夫在说话，这才放下心。这才出时间说了失火事，何氏听之下，如同五雷轰顶，夺门而出，走近家，全身发抖，新建两间屋，水草成灰。老二奔向老人住所，老大走进西房，堂客已经生养，坐在铺上，一见丈夫就痛哭。

一到夜汛，厨房通宵亮灯。蜡烛台式的灯架，平顶像一只小盘子，倒上豆油，放上三根三寸长的灯草，点了火就是豆油灯。厨房门只是用木凳抵着，一推门就开。亮灯、抵门，都是为了兄弟二人渔捞回来方便。可是当晚却方便了野猫耗子争嘴食，扑倒了灯架，火起烧房。幸好一位过路客，虽说同村，素不相往来。好心人姓郭，兄弟七人一条船，他是长兄，当然的船老大。这夜船进了港，他就同最小的弟弟七侯（方言）回家看看。路见此舍失火，二人冲入厨房，七侯抓起铜盆，打响了门外四下里，边敲边喊救火。船老大首先救火爬在地上的孕妇，又应声去抢救东房的老爹老妈，二老狂呼：祖宗亡人牌子不能烧了，供盒不能烧了。船老大承诺一定去拿到手。当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穿火而进，穿火而出。最后穿出时，一根梁倒下，也将他打倒了，再也站不起来。七侯扑进去，找着了哥哥，这时候，船老大睁开眼，看了他一眼，嘴在动，不见口开，不闻言语，南黄海的船老大在这片海涂上，盐灶地，再也不会有的声音了。众人将火扑灭，众人护送郭七侯驮着他的哥哥回家去。

原本在世的郭家船老大无疾而终，就这样过世了，他怀中那早已过世者的牌子、供盒，都因此而在世。据当年过

目者言传，打开供盒，泛黄的纸上石篆刻半部何氏家谱，另一方白绢，墨书遗言数语，大意是，何氏先祖曾随北宋文天祥万里血战，破国破家劫后余生，隐于斯。郭家出殡，头前行者，却是何氏大媳，披麻戴孝，背负一只大香炉，抬柩者前杠为何氏兄弟，都是一身孝衣。郭氏家属扶柩而行，柩后送殡的白衣白帽手持长香乡亲们越来越多。就在几天后，有新四军三名军人，在郭大坟前肃立，脱帽鞠躬。

这处好人好事多的自然村，渔民盐民聚居于最苦的日子里，这座人心善良人心齐的自然村，强暴到来最具有反抗力。中国共产党党员崔德耀等同志最早走进此村的常人常事，二人用竹竿作担架，抬人匆匆回村。直接抬到村里一位郎中抢救。亲情般的滋润，足以改变生命状态，有着任何物质都替代不了的疗效。崔大头很快醒来，朝何老大道谢，朝郎中道谢。何老二去喊大头的亲属，大头的堂客，儿子都来了。堂客跑得气喘喘地，看见丈夫在说话，这才放下心。这才出时间说了失火事，何氏听之下，如同五雷轰顶，夺门而出，走近家，全身发抖，新建两间屋，水草成灰。老二奔向老人住所，老大走进西房，堂客已经生养，坐在铺上，一见丈夫就痛哭。

练兵场不远，老人们在晒卤，在抽烟。妇女们在补网，在做针线活儿。这是抗日根据地的常日常事，而这是一幅寓意深刻的画面。这些生活的景象，全是水兵们训练的背景和心中的力量。火一样的军训气氛与水一样的常日常事，如此相得益彰。这一切粟



牛角梢米宅草屋，当年叫茶场

# 牛角梢的若干往事

□ 吴 尧

裕都看在眼里，心中所奇，终于得到毋庸置疑的逐步在落实。

## 无名岛“草船借箭” 鲨鱼洼“调虎离山”

当年，对我们来说，每一次战斗都是一个人世间，我们就是那样把日子用得淋漓尽致，常年常月常歌于战程中。战程中，层层门户门门锁，能否打赢每个战斗，就是说能否打开每门锁，这就看什么样的钥匙了。这是我们军中前驱者的留言。1941年秋，陶勇兼任团长的海防团，不再是军训性的，正式建立成为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，特调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吴福安任海防团副团长，谢友才任参谋长，何振声任政治部主任，下辖三个大队，武器装备日枪齐全，待命海上行动。这天，陶勇刚从部队前哨阵地归来，粟裕正好骑马从捍海堰上经过，看见了他正跨摩托车停车朝海凝思，“看啥？想啥？”，“大海在呼喊我们了！”“大声告诉我，咱们永远在一起。”

二人来到海防团指挥部，刚坐下，石林进来，手举一封信，说是一个小花儿送来的，要他专门交给姓粟的，小花儿破衣身裹，破帽子磕脸，信一丢，就转身跑得飞快。粟裕惊讶地拆开信，一览而过，面呈喜色，口说，这封情报来得好。一面起身拉凳子招呼石



林，“我们的才子也坐下”，并顺手关门。粟裕接下来说的不是情报事，却同石林谈写作，吩咐石林去专访一个人，专写这个人的海上经历。此人水上功夫，水下功夫，一等的老把式，不但善于爬杆上桅，还能将200多斤的铁锚举过头顶，会造船，改装船，会修舰开艇，把这些知识详细记录下来，咱们有用处，用大众语言记。说到这里，粟裕笑着提起石林笔下的军训口号文了点。又说，文了点也好，文化就是学出来的，不可不读，读了就懂。不过口号还是大众化点好，石林连忙说，有愧有愧！下回一定改正。粟裕说是顺便话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这才说起情报事。小花儿送来的情报，是出自一位瞎子老者的手。在串场河砖桥头，被鬼子兵绳捆捆绑摆下河的，就是这位算命的老人，我军一个班的战士下水分布四处探寻，连夜在水底一角找着了它，送我军前线卫生队抢救，终于死而复活。当下老人同我们在一起就落泪，他说是原来他的眼睛没有全瞎，不过，眼睛前没有光的这个知觉，他天天在黑夜里，人都叫他算命瞎子。“今天，我听见了你们的声音，我听见了光明。我确实确实看见了光明，新四军同志的声音，就是我所听到的光明。”当时石林也在旁，连声赞叹说得好，使他顿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，这位世界文学语言大师写一个舍冤的大臣眼睛瞎了，为他平反的诏书来了，大臣说“即使上面的每个字都是太阳，我也看不见了！”译者评论：这么激昂的情绪，这么夸张的语言，就是能达到现实的语言不能达到的力度。石林说，瞎子老人这番话，是常语又非常语，何尝不是激情在表，含蓄其内，力度将点击于史。其实瞎子老人也是一个读书人，别人不知我知。我上小学时的古镇老家，隔院皂角树下粉墙黑瓦小舍，就住着这位老人，我和他有过交往。（后有叙）

且说瞎子老人着小花儿送来的情报，正是粟裕战役中的知彼核情一着棋，探敌入微，寻找弱点，制造先机下手。他不忙于南，着着有序。当下鬼子忙于南黄海边主要战场，大可作为运输线运作起来，连日汽艇拖着大木船，频频航行，来往于各个海口所设据点的串场水道。今夜凌晨，敌人的一艇三拖，又要现身于丰利海面。艇载鬼子外，还有武器弹药。拖船拖的是一捆捆布匹等物，多的是不作标记的一袋袋大米，都是鬼子日益急需的战时军用物资。日本兵吃的米，都是专程从中国产米基地运来的，他们在那里广收集聚好了粮食，再运往各地，供给他们的军队。这些日运粮任务紧，前些日子又赶上雨季，所以才把这些米运到这儿码头来，由这里再用船运往各个据点。中国地广，日本兵力根本铺不开来，就取用了这个扫荡法子，集中兵力来轰一下，走了，留下几个兵搭起据点盯着那些肃清过的地。日子久了，他们之中的兵心里清楚，落在深渊了。据点是什么？是圈中心，圈外全是中国人民，他们是困兽，当下最怕断粮断弹断交通。粟裕就是这样紧紧抓住鬼子致命弱点，晓得困兽犹斗，种种迹象表明，鬼子要发动更大攻势。南黄海是战略要地，不能让它成为敌人的运输线，决定海上夜击，穿梭其间，断其经纬，毁他的后备。粟裕对海防团第二大队大队长说：“你是海上行家，今天就是要你这把钥匙去投簧。”命令他带领一个小队精兵，便衣轻装，目标丰利海面敌人航运中心无名岛，小心潜行，短枪匕首暗藏，发现迹象，大可亮身，灵活运用“草船

借箭”方式，智取敌船所载物。今宵半夜时辰有薄雾，不是迷漫，一阵蒙蒙而过，抓住这个时刻，便于成事。命令一大队神枪手一排长，带领一排人在丰利据点外围隐蔽，埋伏击，密切注视水上拖运的鬼子汽艇来。一排长枪前的靶子是汽艇，靶子中心是开艇的鬼子兵，打掉他，群龙无首，拖船自残，收缴所载物。三大队及



全团兵力分别跟击，主力在哪里，我指挥部就在哪里。一场海上游戏就这样开始了。这是一艘改装了的海上快船，二大队队长亲手改装的，铁甲包身，双桅翔空，12杆大樯摇起来是樯，竖起来是槳，船名梭子蟹，也是二大队队长亲自取名的。时星网布满天，大海依然金黄。一个声音随着声音从船舱里钻身而出，魁梧的身材投影水面上，奇形怪状，头戴短檐礼帽，帽后檐下垂罩布挡风，身穿大袂头夹袍子，他不由地朝自己这一身打扮端详了两眼，欲笑的脸色自然一正，投袂而起，挺直腰板，朝前面一阵张望，手按嘴厉声说，快架起平六推升（“平六”是樯，“平六推升”就是樯木自后摇，都是海上船家的切口）。他又开两腿稳稳地站在甲板上，船进入了无名岛水域，他在水面上观察不到一只艇或其他船的影子，除涛声外，没有任何可疑的杂音。他发出命令，把当家的抛进海里（“当家”即是铁锚），接着说：“三人跟我摇着小瓢儿靠上岛。”（海上船家称船为“瓢儿”或“瓢子”，“小瓢儿”即小舢板或“瓢子”这个巴掌大的小岛，好水土，自然植被疯长，长



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训练图

也是贼。此时此刻，他该是神里，我指挥部就在哪里。一场海上游戏就这样开始了。这是一艘改装了的海上快船，二大队队长亲手改装的，铁甲包身，双桅翔空，12杆大樯摇起来是樯，竖起来是槳，船名梭子蟹，也是二大队队长亲自取名的。时星网布满天，大海依然金黄。一个声音随着声音从船舱里钻身而出，魁梧的身材投影水面上，奇形怪状，头戴短檐礼帽，帽后檐下垂罩布挡风，身穿大袂头夹袍子，他不由地朝自己这一身打扮端详了两眼，欲笑的脸色自然一正，投袂而起，挺直腰板，朝前面一阵张望，手按嘴厉声说，快架起平六推升（“平六”是樯，“平六推升”就是樯木自后摇，都是海上船家的切口）。他又开两腿稳稳地站在甲板上，船进入了无名岛水域，他在水面上观察不到一只艇或其他船的影子，除涛声外，没有任何可疑的杂音。他发出命令，把当家的抛进海里（“当家”即是铁锚），接着说：“三人跟我摇着小瓢儿靠上岛。”（海上船家称船为“瓢儿”或“瓢子”，“小瓢儿”即小舢板或“瓢子”这个巴掌大的小岛，好水土，自然植被疯长，长

草萋萋，长树成群，土人不注目，说它不长性。二大队长到过，歇脚，觉得此岛有过沉浮，只可临时用用。鬼子看中了，他就来及时用用了，把它作为战时物资转运站的好门户，这个环节点，正是一把锁的投簧处，二大队队长想：“也就是说这个点正是我这把钥匙开锁的投簧处。”有此定决心也定了，



二大队队长依然说欢迎欢迎，手抓铁杆朝船头一只米袋搵去，白花花的米倾泻而出。就在这“梭子蟹”米船摇了两摆鼓帆游动，还真是无巧不巧薄雾也就此飘来，游丝般缠绕船尾，缠住大樯，缠上帆樯。敌人的三把火烧来了，汽艇的喷气声，翻译的骂骂声，机枪的扫射声。二大队长稳如泰

三人成纵队往前摸去。二大队队长推开亮面只向暗处看，趴在草上侧耳贴地听，他的经验，事发之处，浮在表面的都是粗料，他要的是耳目所及边缘之外的。终于让他听出了头绪，大眼放光，将身立直，心中有数，他们的登岛处，有可能是事态的背面，所以不见动向，这就拐过几株树，就看见了距离约300米的树身下有帐篷，那靠岸水面上有艇有船，一些鬼子正在上上下下忙碌。这场遭遇战不是巧合，全在算计之中，正是五月十三鲟鱼会，常日不会节令会，水上不会岸上会，天定了的时运，错过今天就不会有待明天来，镇定下来泰然处之，于是从容。于是打开嗓子咳了一声，如此状况下的深夜里，这么一声可不亚于一阵惊雷，蛇虫百脚都会惊得跳荡起来。果不其然，乱草沙沙响，树后走出人，鬼子军帽磕在前额上，身着西洋服，瘦得像条杆，走路歪八字，没有符号的符是说话的人那份腔调：“什么人的干活？”二大队队长熟目江湖，抬头闻声就知道来者身份了，连忙躬身下来，向翻译长官问好，表明自己是开米行的生意人。瘦杆子翻译官叱责他找死，深更半夜来此孤岛不是盗

山，吩咐他的水上好汉们，争分夺秒，力争早量，尽快地把船开到对岸鲨鱼洼。我军阵地鲨鱼洼，三岸角一带静悄悄地，原路大团兵力接应了二大队的精兵队，则全部隐蔽起来，待机接近敌人，留下“梭子蟹”这艘米船停在海边。鬼子发疯地冲浪来了，艇上架着机枪，作三点式定向扫射，方向是鲨鱼洼上空和左右，弹不落点“梭子蟹”，“梭子蟹”就那样太平无事定格在座，有意思！鬼子机枪是日本帝国新式武器，弹壳是歪的，不会岸上会，天定了的时运，错过今天就不会有待明天来，镇定下来泰然处之，于是从容。于是打开嗓子咳了一声，如此状况下的深夜里，这么一声可不亚于一阵惊雷，蛇虫百脚都会惊得跳荡起来。果不其然，乱草沙沙响，树后走出人，鬼子军帽磕在前额上，身着西洋服，瘦得像条杆，走路歪八字，没有符号的符是说话的人那份腔调：“什么人的干活？”二大队队长熟目江湖，抬头闻声就知道来者身份了，连忙躬身下来，向翻译长官问好，表明自己是开米行的生意人。瘦杆子翻译官叱责他找死，深更半夜来此孤岛不是盗

佬大鳖鱼洼自然村，不动一点声响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冷眼视之。敌人弹雨撒落一阵子，莫名其妙地收煞。于是汽艇开过来，鬼子用铁钩钩住了“梭子蟹”，船舱内装着米袋一堆堆，依然是一堆堆米袋装在船舱内，船头上撒米白花花的，仍然是白花花的撒米还亮相在船头上，日照之下，大君说我的满意，就跃身上下了米船，他脚上穿的是长筒皮靴，一脚踩在船头米上，珍珠似的米粒儿忍不住滚了两滚，穿靴的小腿不能随滚随弯，就那么一忽悠，这位大君长官整个身子滚入船舱中，他是仰倒的，落舱重点是头，于是头领先，狠狠地撞在舱内米袋上，怪事不说了，撞者头破血流。按说米粒儿滑脚人跌血，有此常情。头撞米袋有血流，可以说史无前例。鬼子们莫不大惊失色，七手八脚去抢救他的长官。凶恶的鬼子官一声长啸，“八嘎牙鲁”不绝口，挥起指挥刀朝米袋，戳了一袋又一袋，全是青色的石头，黑色的砖头，白色的沙灰。鬼子们一个个吓呆了，吓醒了，吓怕了，朝后退，退到汽艇上，开艇就走。

就在海防团二大队队长同鬼子翻译对话时，团的第二梯队已临边缘设防。接着之间的逐逐追追那场游戏开了场，鬼子们的前脚脚，我第二梯队后脚脚，很快冲来中心收拾，收拾它的帐篷，收拾它的船，收拾了它的物资和鬼子转运中心的一切所有。然后操作火把队，无名岛在燃烧。无巧不成书，在缴获的物资中，发现了一种特效药粉，专治狐骚气臭的。打进中国来的日本兵身有狐骚气味。早在16世纪日本倭寇就有此症状，是疾非疾，长传未了了。将此药粉涂在患处，功效立见，异味没啦，且有喷香功能，则愈愈香。我们在火把上洒了药粉，立即香气四处。现在再说从鲨鱼洼惊退回来的那艘汽艇，自然看见了无名岛上的火，自然闻到了那药粉的味，也自然明白白心知，中转运的完蛋了。哪敢有丝毫的打顿，去路的唯一，上丰利。

（未完待续）